

故都蒙塵記

故都蒙塵日擊記（下）

樂 惡 人

抗戰採訪錄第三章

漢奸反正人心大快

是在通州的冀東防共政府的偽保安隊約三千人，在第一總隊長張慶餘、第二總隊長張硯田率領之下，聽說平津抗戰大捷，於是率隊反正，把在通州留守的日軍約三百多名，全數殲滅；並且把平時在通州一帶無惡不作的日本和朝鮮浪人二百多名，斬盡殺絕。他們同時把冀東漢奸頭子殷汝耕等綁赴北平，不幸到了北平城外，城門關閉，守軍早已撤退。正在交涉的時候，日軍追蹤攻擊，保安隊猝然不防，情況又不明，遂被打散，殷逆也趁機逃走。

這件事可以證明漢奸部隊也是怎樣的痛恨敵人！但爲了這件意外，敵人更加惱恨，東京方面竟至申言要『痛懲暴支』，稱爲『通州遺恨』等。於是一面派軍加緊進攻天津，另一面增援全面攻擊華北。

天津在二十九軍第三十八師張自忠師長兼市

長的防守下，曾經對敵人英勇抵抗，且曾一度大獲勝利；後來敵人增援進犯，守軍在三十日退出市區，向南退却。於是平津一帶完全爲敵軍佔領。

七月底，在北平城市，已經由老朽江朝宗爲首，組織了『北平市治安維持會』，供敵軍驅使。這時候，敵軍還沒有進城，大批愛國反日人士，就在這幾天當中，出城逃向天津租界，有的乘船，有的走陸上，紛紛南下。

我當時因爲顧念兄嫂和侄子，但願一齊出走，一時不便，遂至遲疑不決，未能和北大清華各校的四川同學一道離開北平。

八月八日這天，敵軍舉行『堂堂入城式』，我雜在人羣中，站得離街中心遠遠的；因爲華北駐屯軍司令香月清司中將在北平街頭大貼安民佈告：敵人的憲兵部隊——那一些殺人不眨眼的惡魔，穿着黃呢軍裝，腳踏黃皮長統馬靴，腰間掛着手槍和日本式長軍刀，左臂上白布袖章有歌慷慨的燕趙之士，去扔幾枚炸彈。

從永定門那頭，前門大街上首先傳來軍樂隊的演奏聲，漸漸近了，敵人憲兵的馬隊爲前導，樂隊在後，然後接着就是敵人的步兵，浩浩蕩蕩

館兵營，五步一崗，十步一哨，戒嚴警備。前門樓子上，放起了日本式的宣傳玩意，輕氣球下面帶着剪布字條，隨風飄蕩着：『慶祝北平佔領』幾個五彩大字。

我們住在前門旁西河沿一家小公寓裏，那天早上，我懷着法國大作家都德所寫的名作『最後一課』的心情，在暗中去繼續我的採訪工作，在

十時前，在前門一帶麇集的市民也真不少，似乎都沒有畏懼的情緒，反而到表現出看熱鬧的樣子。北平人，對於外國兵、本國兵，像這種進進出出的事情，幾十年來的確已經『見慣不驚』了。

我雜在人羣中，站得離街中心遠遠的；因爲

，踏在前門大街的柏油馬路上。

我本然像失去知覺，望着敵軍耀武揚威，酷立着看了一小時；但我終歸神志清晰，我失望了，因為敵人竟然平安地完成了『堂堂入城式』，

公然正式地佔領了北平。我們的故都，就在死氣沉沉、萬籟無聲中被敵人據為已有！

敵人進據北平之後，表面上還沒有暴行，只是在暗中搜查逮捕了許多平時有抗日言行的人士，關在監牢裏，用毒刑拷打。有時在街上，在民居，也實施突擊檢查。沙灘地區北京大學的宿舍紅樓，便成為敵軍憲兵特務管治的大牢獄，許多愛國反日的人們，就在其中受過毒刑，有時甚至犧牲了性命。夜半侵晨，紅樓附近的居民和行人，常常聽到從裏面發出來的慘叫呼聲！

黃埔文憑和藍衣社

敵軍進城之前，我就和家人商量應變之道，決定把所有的文稿信件時事書籍，統統付之一炬。我們的書桌上，只留下幾本三國演義、水滸傳、紅樓夢、和我那時最喜愛吟誦的西廂記、桃花扇等等不關痛癢的文學書籍。我們並且相約言行，當心，寫信寫日記更不要涉及時事。

年底前的某一天早上，我剛從天安門廣場散步後回到公寓，忽然發現公寓門口人羣圍集，三

個警察正站在我們的房門口。我感覺有異，急忙進去，看見一名身材高大身着便衣的人，正拿着一張張和一本便箋本子；我的四哥和侄子臉色青白，見着我進了門，四哥就開口向便衣人說我

他的弟弟，要他問我。於是便衣把那張紙朝着我問道：『樂蘊精是你的甚麼人？』

我一看之下，毛髮倒豎，這如何得了？原來五哥蘊精的。他後來因參加東征之後受傷，退役

後死去，老兄們把文憑弄來辦理撫卹領遺族贍養費的，不知爲何竟給他們查到了，我自己還是第一次看到這張文憑的。我鎮靜一下，照實說了實話，文憑是屬於五哥的，他早已死了；這位兄長

是四哥，名叫俊傑，是北京憲兵軍官學校出身，原是兩個人。

便衣人原是偽警察局的偵緝隊長，他對我的回答，好似滿意，想來我四哥已經解釋過，我們之間，並無矛盾。因爲那黃埔文憑竟無照片，他原以爲這文憑就是我四哥的，所以認爲很嚴重。

他一面聽，一面又在翻那本子，是我侄子的日記。

突然，他眼睛一睜大，像發現了秘密似地，指出一句，很緊張的問我們：

『唔！你們原來是「藍衣社」，瞧這項消息打從那兒得來的消息？向那方面報告？用甚麼方式報告？』

他的態度更嚴厲起來，他自以爲發現抗日特務機關，我們是敵人最怕最恨的『軍統局』，又叫『藍衣社』的工作人員了！

我們雖然急着辯解，然而沒有用，因爲那一句話，他確定了我們是特務份子；於是下令叫警察把我們三人帶走。當天，我們叔侄三人就被關

進崇文門的警察署，四哥是主犯，當晚解送警察總局，我和侄子暫被扣押在署裏，沒有一併送過去。

吳大帥的救命名片

我和侄子年輕，被押去之後，以爲兇多吉少，形同待決之囚；但我們並非特務，心裏只好祈禱老天伸冤，有個水落石出。

誰知生路就在我大嫂未被帶走，她拜託平素相知的戶籍警，給我和大帥有關係的吳佩孚大帥送了求救的信。我們被關的第三天，就安然被開釋了。原來吳大帥深知我弟兄情形，他立即拿了名片，派人去找偽警察局長潘毓桂，保證樂家絕非特務；潘是大帥的老部下，因而趕忙把我們放了。

原來，四哥在警察總局，已被審問過幾次；審判官要他列舉事實，證明他本人不是黃埔文憑的人。他們並且說，盡可能不送日方憲兵隊，以免我們遭受毒刑苦打。可見在偽警察局內，那些工作人員還有愛國良心，想法營救自家人。因爲

我們如果一送到敵人憲兵手裏，那還被打個半死，說不定苦打成招，真個好險！

年底前，敵人聳恿吳大帥出山當華北偽政府

傀儡的陰謀，爲大帥嚴拒後，不得已求其次，弄了一個北洋政客王克敏出來，組織成偽『華北臨時政府』；其時，上海已經失陷，南京的攻防戰正在激烈進行中。

我們家人在一度遭受意外逮捕事件之後，走又走不了，四個人一動身，也得要一筆川資；何

況四哥是已染上大烟癮的中年人，大嫂又是半老女流，不能像我和侄子年輕力壯，可以走路逃難。因之，拖了下去，想設法從成都老家打兌一筆錢來，大家一起動身南下。

既然走不了，生活成問題；幸好天無絕人之路。我有一個極要好的中學同學楊思慎，正在燕京大學讀書；他的伯父楊三生老先生，以內功扶乩曾爲湖南省主席何鍵的老師。因爲何主席篤信這一套，所以下面的文武百官，爭相拜楊老師，送禮的送禮，送錢的送錢；不數年間，楊老師在湖南也着實聚斂了財富。何下臺後，他就到北平養老，成了名流。一家人全愛京戲，他的兒子更要得一手好青衣。因之，楊老竟拿出大把銀錢，

東西長安街口的單牌樓口上，蓋了一座長安大戲院，算是那時期最新式的平劇院；後來梨園界中人另在西長安街不遠處蓋了一座新新大戲院，其新式又有過之。

我的同學楊君介紹我到他伯父家幫忙，給幾個姨娘生的小弟妹補習算術、史地等功課，並邀我住進長安大戲院的樓上空房，以便就近到西單舊刑部街楊府。在他家與他們一齊用飯，晚上有好戲，我又可以不出錢，揀好空座大過戲癮。同時每個月還送我一筆束修，我更可以貼補一些給兄弟們。在事變後，四哥照常去前門大街擺寫字攤，侄兒不敢寫時事文章，只寫些短篇小說去換稿費。

八路代表着

實會吹

從八月十三日以後，上海戰爭打了三個月，接着又是南京的攻防大戰；

我們看北平的偽報，盡是一片長敵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的報道；只有不時跑到燕京大學校牌上去看路透社美聯社的戰訊，得到一些真實的消息。

我們已經明瞭中日全

面大戰展開，短期內戰爭無法解決；於是想法離開北平，兄嫂主張我和侄子

年輕應該先走，我就寫信給老家，請母親設法從在成都的平津商號打兌錢來。

我的侄子突然接到一封來自陝北的信，地址

公然寫明寄自『陝北延安抗大』！我們接到後心中大吃一驚，幸好沒給敵偽檢查出來，不然又要出岔子。寄信的糊塗蟲是侄子的情人，她已到了延安，參加中共所辦的『抗日軍政大學』受訓了。

那時候，燕京大學校內成爲抗日學生的根據地；因爲國立北京、清華、師範三大學早已被偽政府接管，燕京和輔仁，一是美國新教所辦，一爲天主教所辦，所以照常，偽政府不能接管。燕京因在西直門外，所以成了和西山一帶的八路軍游擊隊聯絡的秘密地方。

我侄子因對父母所主持的婚姻不滿而思想偏激，同另一女子愛上，她既已到了陝北，侄子於是想到陝北。而他的想法則是先到西山打游擊，再活動去陝北抗大受訓；既抗日，又追求愛情。

後來經過楊君的介紹，我們約定某日在中南

海和游擊隊代表會面。

我記得那是冬天的下午，中南海公園內一片肅然的景象。我和侄子照約定分持黃白兩朵鮮花，在瀛臺前面的坐椅上等待。到時候，果然遠遠來了一個光頭中年大漢子，長袍紗褲脚，布鞋，就像北平商號的夥計。他朝着我們含笑走來，當即握手坐下。

這個八路軍的代表，實在會吹；他首先從國共合作抗戰，談到年青人報國與游擊活動，談得頭頭是道；冬天的中南公園內，找不出三五個人

影，因此我們毫無顧慮，暢所欲言。

當我們問到他去了以後政治思想問題怎麼辦？

那光頭大漢一陣哈哈大笑，回答我們道：

『現在祇問抗日，不問思想。北平各大學的

同學有不少在那邊，生活得非常愉快；我們需要組織訓練民衆，聯絡抗日同志，工作忙得很，有意義極了。至於信仰三民主義，或是共產主義，游擊隊不管這些事，現在是國共合作，長期抗日呀！』

他替我們解釋疑慮，極力鼓動我們趕快去西山後面；他臨走約好再聯絡的方法；握手分手，他又興高采烈地再補充一句：

『同志，抗日戰爭總得打個好幾年，不管打

多久，我們一定是最先收復北平的部隊咧！』

編

輯

報

告

編

者

△前經濟部政次，現任國大代表王撫洲教授以其優美的筆調，真摯的感情，寫他的「童年回憶」，王撫洲教授誕生於中國的動亂時期，一九〇〇庚子。隨着時代浪潮的衝激，使他

的童年生活顯得益發多姿，波瀾時起，所以他的大作，又構成了一篇珍貴的社會史料，值得一讀再讀，反覆咀嚼。

△周雍能先生自民國二年起，奮身參加二次革命行列。他為本刊寫了最絢爛的一段個人經歷：「民」以後我和革命廣東的關係，在

授之，令人有如置身山陰道上，目不暇給，其可讀性之強，可以想像。

△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薛人仰先生去歲應美國國務院之邀，偕夫人雙雙飛美訪問，以其真知灼見，對美國的社會問題，予以簡明有力之剖析。足以發人深省，尤其值得借鏡，這是一篇極有份量的訪美觀感報導。

△張或弛先生的「歌壇滄桑」，越寫越近，彷彿可接，祇是本期續稿寄到時，已經截稿，並編校完竣，迫不得已祇好延至下期續刊，敬請讀者諸君鑒諒。

△王成聖教授本期所撰的「辛亥開國臺胞抗日怒潮」，搜羅闊富，廣徵博引，是一篇彌足珍視的近代史料。由於許多第一手史料的陸續發現，使我們對於臺胞響應祖國革命，反抗

日據政府的種種烈烈史蹟，躍然紙上，感人至深。在開國史料中實為不可多得的篇章，處處可見王教授所用功力之深。

△章君毅先生應本刊之請，對各界讀者紛至沓來，所提出之有關慈禧與珍妃的許多問題，作一個有系統的，總的答覆。內幕秘勿，和此。

△汪公紀先生本期寫「女皇與和尚的風流賬」，對於日本奈良王朝的宮庭秘史，大唐文

化傳抵東瀛扶桑的經過，都有鞭辟入裏的評述。

△黃震白將軍多才多藝，學識淵博，向有海軍儒將之譽，難得的是他經常留意國外科學動態。自本期增闡的「科學新知」一欄，即以鑑古可以知今，讀歷史的真受用處，當在於

爲題，是最新驚人的報導，同時也是人類延長生命，增進健康的一大福音。